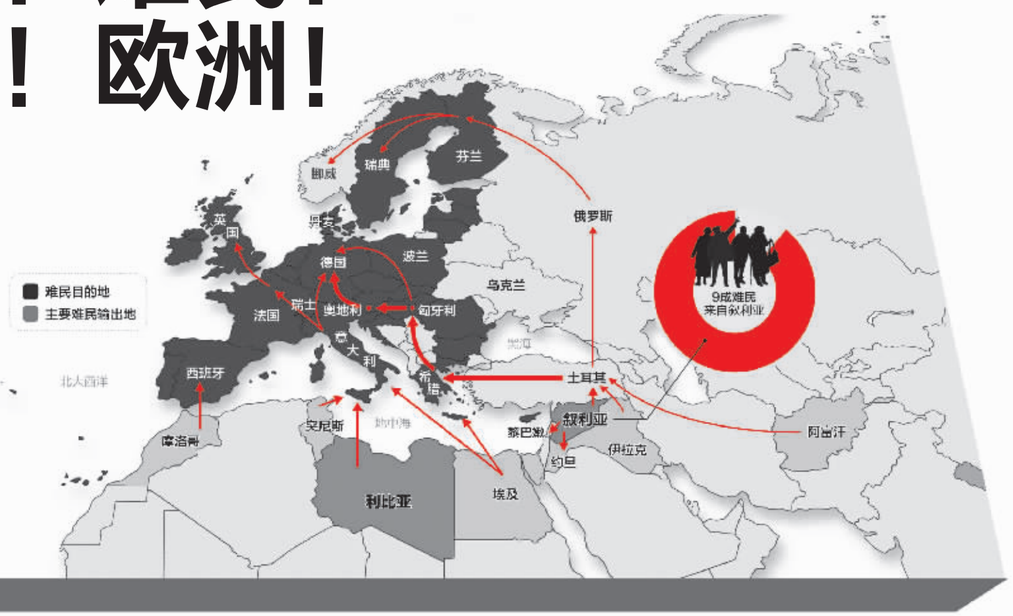
难民！难民！欧洲！欧洲！

叙利亚3岁男孩小艾兰伏尸土耳其海滩的照片震惊了全世界，难民问题如一记重拳，给欧洲和世界狠狠的一击。

世界哗然，民意汹涌，欧盟开始修改难民接收政策，德国法国英国等犹豫地伸出双手欢迎难民的到来。几乎不设条件的接受政策，就像“打开了泄洪之门”，仅德国一地，今年很有可能就要安置高达80万的难民，这个数字让人感觉疯狂。欧盟表示，目前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欧洲怎么办？无法厘清又难以面对的汹涌难民潮，让欧洲无法招架。

综合 新华社



难民进入欧洲路线示意图 制图 李荣荣

1 他们从哪里来

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造成大量难民无处安身，为躲避战火，他们只能被迫朝着相对安定的欧洲迁移。这次难民潮源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局势动荡，加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断扩张导致战乱，难民潮更加汹涌。

全球输出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叙利亚，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让人看不到任何要终结的迹象：

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水电供应等公共服务难以为继。即便在局势稍好的首都大马士革，普通家庭每天停电也达到6到8个小时……“如何去欧洲”，现已成为叙利亚人私下里讨论最多的话题。既然留下来没有希望，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孤注一掷，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偷渡路。联合国表示，自叙利亚2011年3月爆发内战以来，已有超过400万人逃离家园，偷渡到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等国家。

最初，大多数难民抱着危机会快速结束的想法，选择到周边国家“暂避”，仍希望在危机结束之后回到叙利亚回归正常生活。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让许多人回归故里的梦想破灭，他们只有选择前往欧洲寻找长期、稳定的栖息之地。

难民数量排第二位的是阿富汗，长达数年的战争和冲突已经消磨了阿富汗人的耐心，他们源源不断地逃往西方国家，希望能够逃离持续数十年的动荡。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近日曾呼吁暂停冲突，希望阿富汗年轻人留在国内。他说：“亲爱的阿富汗年轻人，呆在你的国家，建设你的家乡……这个国家面临一段困难时期，需要你们留下。”不过，卡尔扎伊这段话似乎是在“对牛弹琴”。随着冲突范围的扩大、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扩张以及国内经济持续低迷，阿富汗人更加绝望。现年65岁的哈吉·波帕尔是9个孩子的父亲，他打算冒险偷渡到欧洲。他说：“不论欧洲是否欢迎，我们都必须过去。”

除了叙利亚和阿富汗，还有北非的利比亚。利比亚国内目前还有50万到100万外来移民，他们也在时刻找机会能够偷渡到欧洲。他们来自北非、中东的20来个国家，甚至远至孟加拉。

利比亚在过去一二十年间成了一个移民聚集地。2011年，利比亚爆发革命，卡扎菲惨死在反对派军队手下。利比亚摆脱了这个乖张的独裁者，却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权力之争。国家近乎无政府状态。

那些原本冲着利比亚的经济机会而来的各国移民，如今被困在了利比亚。所以，逃离是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而在地中海对岸的欧洲大陆，则几乎是他们未来梦想的唯一实现地。

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尼日尔、马里，那些为了逃避贫困、恐怖袭击、战乱、政权倾轧的人们，从东西方涌进利比亚，奋力到达北部地中海沿岸。不知有多少人，永远止步在了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途中，还有更多的人，永远地沉没在地中海里。

2 他们怎么来的

乘船，徒步，骑车，扒火车，藏在集装箱里穿越国境线……他们要么凭一己之力抵达欧洲，要么一手交钱，一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蛇头和那些在海浪中飘摇的小船。

既然绝望就赌一把，跨出这一步，前面要么是彼岸，要么就是死亡。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等多家机构统计的信息，难民和移民们以非正常手段入境欧洲，主要经由三条线路：

西线是从北非最西的摩洛哥进入西班牙；中线是从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前往意大利；东线则是从土耳其渡海来到希腊。欧洲媒体报道称，有一些人还开始尝试另外的路径：先向北到达俄罗斯或附近国家，然后设法进入北欧。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渡海的船只设备和行动安排都是偷渡组织操办，难民和移民们所能做的只是交钱和听候安排。每条路都风险重重。

中线是最为危险的选择，人们需要在地中海上长途航行，面对多变的天气和疾风高浪。今年2月，预计有超过300人在一次移民船事故中丧生；而到了4月，又一艘满载的移民船翻船，船上可能有950人，最终只有几十人获救。据统计，今年以来已经超过2300人在中线丧生。

而对于选择东线的人来说，渡海进入希腊，只是完成了旅程的第一步，多数人会接着开始长途跋涉，先穿过几个非欧盟的巴尔干半岛国家，随后在匈牙利再次进入欧盟边境，继续奔向最终的目的地——一般都是德国。

安全过海之后，危险并未消失。在小艾兰惨死前一周的8月27日，一辆被遗弃的货车在奥地利东部靠近匈牙利边境地区被发现，里面有59名成年男性、8名成年女性和4名儿童的尸体，他们被认为是偷渡入境的叙利亚人。这些人死前经历了怎样的恐怖，恐怕已经难以知晓。

西线的摩洛哥距离难民集中地较远，附近海域的边境巡查更为严格，因此较少有人选择。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今年已有超过36.6万人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其中约24.5万人到达希腊，12万人到达意大利，到达西班牙的则不到2000人。在2014年，有21.6万人这样抵达欧洲，另有3500人死亡或失踪。虽然数千人永远沉睡在地中海里，但背后的人蛇集团却愈发猖獗。

东西长约4000千米，南北宽约1800千米的地中海，承载着数十万难民的梦想，对于生活在难民营的他们来说，这段旅程是新的开始，充满着希望。而对于蛇头集团来说，这段行程则是金钱和利益。

“他懒洋洋地躺在房间里，30岁左右的年纪，身着白T恤，戴着金链子，一手夹着印度大麻，一手拿着罐红牛。”

这是英国《卫报》记者眼中，利比亚最负盛名的“蛇头”，他拒绝曝光真名，否认自己是罪犯，“只是在提供一项服务”。这些人蛇集团善用社交媒体招徕生意、磋商价格、与移民安排会面时间和出发地点等。他们熟悉偷渡路线，但作风强悍毒辣、草菅人命。

移民走私活动，比贩卖军火和毒品还来得多，“可能是最赚钱的生意。”在他们眼中，坚持“贩人”背后有巨大的利益。“一开始还要到处找生意。现在做大了，他们都会自己找上门来”，登船起步价1000美元，“一条船至少可以装200人，一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

处理地中海难民事件的意大利检察官指出，每安排一艘难民船出发，人口贩运集团便能赚取多达8万欧元。由此，难民船每年给人口贩子带来的收入以百万欧元计。

其实，所谓的蛇头先前只是渔民而已，他们把小船租借给非法移民的人以赚取“外快”，之后逐渐变得“专业”且“集团化”。高死亡率让他们变得越发“狡猾”，他们可以“通宵不睡，看报纸，研究欧洲法律，时刻盯着边防局的动态，钻研如何突破封锁，登陆欧洲”。

一名国际移民组织的负责人表示，蛇头一般有一套严密的“支付系统”，先交定金和登船费，剩余费用通过“速汇金和西联汇款”，他们会分发给每个偷渡者一个号码，每笔付款都会被寄存在一个文件袋中。偷渡者平均每人要支付高达4000至6000美元的费用。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为了多赚，蛇头会想方设法在一艘核载10人的小船里安置上百人。有些船只往往航行几小时就有进水的危险。因而近年来类似的沉船事故不断，地中海一度成为“死亡之海”。

9月6日，一名男孩在德国慕尼黑火车站外等候乘坐大巴前往难民临时安置点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3 他们为何而来

相对于贫穷落后或者经济被战争击垮的国家，欧洲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和平的地区之一，更拥有较好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给予难民的福利也很诱人。

从地理因素上说，大多数难民的首选避难所并不是欧洲，而是邻国。据统计，自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其邻国黎巴嫩目前已接纳了约120万名叙利亚难民，而黎巴嫩总人口只有450万人。而同为叙利亚邻国的土耳其早在去年就宣称境内难民高达百万。对此，土耳其早在去年就在边境部署了防暴军队。而今年1月，黎巴嫩也实行了新的入境政策，原本只需要出示身份证就可以入境的叙利亚人被首次要求实行签证入境，大量限制了难民的流入。

邻国的不堪重负和政策限制，让难民不得不把目光放向更远的欧洲。只要跨越地中海到达意大利，或者登陆希腊，走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这一条偷渡客的“黄金路线”，就可以一路北上，深入欧洲。许多难民冒着生命危险，不惜千辛万苦抵达欧盟，但他们并不想在所谓第一个入境的国家。例如希腊、意大利或是匈牙利等国申请难民，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德国、法国、英国或是北欧的一些国家。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和平的地区之一，欧盟成员国一直认为自己有庇护受迫害者的职责。根据联合国的《难民地位公约》，各国都有收留难民的人道主义义务，而有人道主义传统的欧洲一直是坚定的履行者。

二战后冷战铁幕形成，部分来自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法移民涌入欧洲，其中又以德国最为热情。为了对二战时纳粹的暴行进行补偿，德国政府和人民主动担当起欧洲的人道主义“小队长”，在战后奉行了宽松的难民政策。拥有人道主义传统且民主健全的欧洲，对饱受政治迫害的难民无疑是巨大的诱惑。

在法国，难民每人每周可以得到56.62欧元生活费，而德国、瑞典和英国的待遇则是35.21、36.84和36.95欧元，这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无疑有致命的吸引。

另一方面，欧洲部分国家签署的《申根协定》对难民而言是很好的避难政策条件。

《申根协定》规定，申请人获得任一协议国的签证便可在有效期内在所有申根国自由旅行，同时不再进行边境检查。目前申根区已囊括26个欧洲国家。

对难民而言，这意味着一旦成功获得任一个申根国家的签证，就可在“申根领土”内自由通行并进入其他25个欧洲国家。虽然协定规定难民到达每一个国家都要登记，但在申根区内逃避管制并非难事。

4 欧洲怎么办

面对汹涌而来的难民，欧盟不知如何是好。

先是无视，然后拒绝，接着又伸手营救、突然又缩手不管、现在又敞开大门……近一年来，欧盟对待难民的态度几经转变直到现在门户大开，但这最终不是长久之计，未来，谁都不知道会怎样。

今年以来飙高的跨海死亡人数，和意大利的政策改变有关。

2013年，在一桩近400人丧生的偷渡惨案后，意大利海军设立了一个名为“我们的海”的行动，由军舰在地中海巡航，随时营救那些在海中遇难的偷渡者。有赖于此，2014年有17万人登陆意大利（仍有3200人死亡）。

但一段时间后，意大利不愿单独承担这一每月耗费900万欧元的重负；更有其他欧盟国家认为，该行动客观鼓励了偷渡客冒险。2014年11月，“我们的海”行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欧盟的一个名为“Triton”的行动。它的资金投入只有“我们的海”的三分之一，重点也不在搜救，而在海巡。

冒险的偷渡客们失去了一张安全网。今年的4·18沉船惨剧后，欧盟领导人们痛心疾首地召开紧急会议，却仍然不同意重启“我们的海”行动，只是把“Triton”行动的预算提高了两倍。因为他们还是担心引来更多的偷渡客。

他们在紧急会议上得出结论，要加大与突尼斯、埃及、苏丹、马里、尼日尔等国政府的合作，加强对边境的把控。他们更提出要打击“人口贩卖”，但这些远水如何解得了偷渡客前赴后继地中海的近火！

9月4日，叙利亚3岁小难民艾兰伏尸土耳其海滩的照片引爆全世界的网络和媒体。艾兰的不幸成为了欧美社交媒体上的最热门话题，也让奥论对欧洲难民和移民问题的关注达到了顶峰。

英国《独立报》写道：“如果这么震撼的照片还不能改变欧洲对难民的态度，还有什么能做到呢？”不少欧洲媒体也发出类似的表态。

想要阻止艾兰的悲剧重演，欧盟国家不得不想办法伸长自己的手。最理想的办法当然是制止偷渡组织的不法活动，不过，在渡海需求高涨，当地政府无力或不愿治理的现实情况下，要打击这些组织非常困难。而在最危险的出发地利比亚，由于政权分裂、局势混乱，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难民和移民安全抵达欧洲陆地后，欧盟各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基于现行的“都柏林规则”，所有难民应当在其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申请庇护，但处理难民庇护本身却是各国内政。

在中线，意大利需要承担这个责任。而在东线，大多数难民和移民首先进入的欧盟国家是希腊。但多数难民和移民无意在这两个国家逗留，他们心中所想往往是德国、英国和北欧国家。

在许多情况下，希腊会放这些入境者离开，巴尔干半岛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也并不阻拦，让他们一路来到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边境，从这里再次进入欧盟境内。

匈牙利不愿承担“都柏林规则”下的沉重负担，但同时也不愿意像希腊那样任由“不速之客”们穿行。该国一方面按规定对难民和移民进行收容和登记，一方面开始加强边境管理，并在与塞尔维亚的南部边界修建高墙，阻止越境者。

来到匈牙利之后，不少难民和移民设法买到了通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票，准备继续北上。由于越来越难以控制局面，匈牙利政府在9月1日暂停了从布达佩斯开出的铁路列车，与广场上挥舞车票的人群僵持了四天。其间，有1000多人徒步走上高速公路，向奥地利而去。

德国总理默克尔随后决定紧急介入。在德国和奥地利同意接收这一批人数上万的难民和移民后，匈牙利终于同意让他们出境。

匈牙利政府在态度和手段上的强硬，引发了一些国际媒体的指责。《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一些难民和移民被匈牙利官方用欺骗手段带往安置营地，手上还被写下编号，这甚至唤醒了当地一位犹太教拉比对当年纳粹集中营的黑色记忆。

匈牙利当然认为这一指责太过分了。首相维克特·奥尔班早已将火力对准德国，声称“移民危机只是德国的问题”。他和其国内许多政治家都认为，德国乐于接收更多难民的态度导致更多人铤而走险，也酿成了更多海上和陆上的悲剧。

德国的确向更多难民和移民敞开了大门，该国预计今年将会接收到80万移民申请，是去年的四倍。

关于难民和移民安置问题，德国及欧盟领导层均提出，可以按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分配固定额度，但这遭到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等东部国家的强烈反对。《金融时报》报道称，这场谈判目前还在艰难进行当中，一种可能的方案是，一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来调整其分配到的额度。

在欧盟国家中，最西端的英国目前并未受到此次东部难民移民潮的影响，不过，首相卡梅伦宣布该国将增加对难民的资金支持，并在未来五年内接纳2万名叙利亚难民，但这只限于生活在中东国家的难民，而不包括已经进入欧洲的人群。

英国的主要担心，还是法国加莱海岸边的移民。这些人中有许多是通过中线渡海进入意大利，随后一路来到法英边境地区的。

有成千上万的人试图在加莱攀爬货车或登上渡轮进入英国，以获得更好的待遇。不过，这条线路上的几个国家已经长期面对类似的难民移民问题，目前还没有东线那样压力陡增的情况。

5 世界怎么看

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火车站，友善的当地人手持“欢迎难民”的横幅，欢迎进入德国的叙利亚难民们，并向他们派发糖果。在英国政府网站上，逾40万英国民众请愿呼吁接纳更多难民。

然而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分子指责：正是由于申根协议导致难民汹涌而来，寻求他们心中理想的国家落脚。

芬兰总理尤哈·席比拉则率先为其国民做出表率，他个人位于肯佩莱的一套私人住宅将于明年1月1日起开放用于安置难民。

席比说：“我希望所有人不要发表仇恨言论，希望大家注重照顾这些从战乱地区逃离而来的人们，让他们在芬兰感到安全和受欢迎。”

在法国，上万民众走上街头，手持标语，挥舞着国旗和海报，向难民表达支持。“我们都是移民的后代！”“打开国界！”数千冰岛人在网上签署公开信表示愿意向难民提供房间、机票和友谊。

然而，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则指责正是由于申根协议导致进入欧盟的难民从南到北，寻求他们心中理想的国家落脚。

在欧盟，包括匈牙利、瑞典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右翼政党的反移民政策为他们赢得了近20%的选票，即使在德国这个目前对难民接收最多的国家也发生多次反移民的大游行。匈牙利等国的领导人还对以“基督徒”为主的欧盟接收主要是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难民政策提出质疑。

在欧洲之外，国际舆论同样在关注其他国家对这场危机的应对。

土耳其是叙利亚难民的最大接纳国，根据联合国数据，在该国国内注册的叙利亚难民数量已有近194万。黎巴嫩和约旦也分别接纳了110万人和63万人。这几个邻国的负担已经过于沉重。

许多英美和中东媒体批评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几个中东富国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对此似乎无动于衷，几乎没有接收任何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这些国家的一些官员辩护称，已经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安置中东地区难民。

在以色列，反对党领袖赫尔佐格呼吁称，犹太人不应忘记自己的难民史，也应该对难民伸出援手。但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执政党对此并不认同，并表示以色列的狭小国土不适宜接收难民。相反，以色列还在修建与约旦的边界护栏。

美国对叙利亚难民的责任则引起了最多的讨论。美国国内媒体普遍认为，美国完全可以承担更多责任，包括提供更多资金支援和直接的难民庇护。一些声音指责称，正是美国的中东政策造成了现在的叙利亚难民困局。

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另一个声音广为传播。在哀悼弟弟一家的悲剧时，惨死的小艾兰的姑姑蒂玛·库尔迪这样说道：“所有能听到我说话的人，请制止这场战争吧。”